

都市粉红系列

爱情与泄欲都是灵魂的城堡，美丽是城堡的旗帜。
一个艳美的女人打开了一座城堡，惊现官场腐败，灵魂深处，收获的却是悲情……

悲情

当代官场言情小说

的城

堡

佩甫／著

伊犁人民出版社

都市粉红系列

一个艳美的女人打开了一座城堡，惊现官场腐败，灵魂深处，收获的却是悲情……

悲情

当代官场言情小说

的城

堡

佩甫／著

伊犁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 芳

责任校对:杨 云

封面设计:胡 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悲情的城堡/佩甫著. - 奎屯:伊犁人民出版社,

2003.8

ISBN 7-5425-0638-2

I.悲... II.佩... III.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 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73624 号

悲情的城堡

佩甫 著

伊犁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疆奎屯市北京西路 28 号 邮编:833200)

河北省廊坊市永清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3 字数:300 千字 印数:1-5 000 册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5425-0638-2/I·223

定价:20.00 元



当代官场言情小说系列是融社会伦理、人文心理、理念更袭、古典体验于一体的纯文学经典丛书，并精构「都市粉红系列」、「黑马纪实系列」、「城市猎人系列」。精心打造一流文学丛书品牌，以飨读者品读之快慰。

第一章

从当时的感受来说，她的美好与幸福的生活并不是在那个夏天立刻结束的。虽然她无疑在事后立刻后悔了，并开始怪罪他。但那种怪罪里能有多少仇恨呢？她才是个十八岁的女孩子啊，生活只开了个头。

胡克南也毕竟是第一个真正亲近过她的男人，她对他怀有的爱恋，虽然简单，却是真纯的。

在夕阳里的草坪上，他们无数次地看着太阳是怎样在湖水里一点点地消失，他为她讲起他的过去。他在爱情上走过很多弯路，一个接一个的坎坷使他疲惫不堪。他诉说的声音低得象眼前的湖水：

你知道，我的薪水并不多，可那边的女孩子只认钱，就因为我摆不起排场，她们和我只是轻浮地交往。我喜欢纯洁的女孩子，纯洁是女孩子最大的财富。

我的父亲在香港经营一家旅游商店，其实是母亲说了算。我大学毕业以后，父亲让我经营，母亲让我到美国跑买卖。

你看，我们是两种人，商人和文人。一般说这两种人互相鄙视，水火不相容，所以我别成纯粹的商人，你别成纯粹的文人，这样，我们就可以中和。

可是，栾琳打断了他，我还从来没想到过会鄙视商人，我

不知道什么叫商人。

你慢慢就会懂的，大陆这样的人也会越来越多，克南说，你还太小，可女孩子一瞬间就会长大。

这句话让栾琳有点伤心，因为她觉得她已经在瞬间长大了，可她还根本没有做好心理准备。

不过他真正伤害她，还是三年以后的事。

心急火燎地走在去陆东家的路上时，栾琳也不知怎么却想起了这些。

时间把一个婴儿变成了老人，今天，如果栾琳独自返回那片草坪上，她会麻木地象一片叶子，随着秋风悻悻地离去。回忆不仅不能给她带回美丽的灰烬，反而会使她意外的苍老。

这仅仅是几年前的故事，就象失传的神话版本里的一段轶事。如果她为自己写传话，她绝不会把它写进去，因为幸福回忆起来是最没有个性的。

她此刻的情绪只是如麻的、混沌的气流。当爱、恨、厌倦、辛酸这些麻辣的流体传遍全身时，人只感到难以忍受的压抑而竟道不出内心的纠结。她看不见各种情感粘结在一起的裂缝，网把她罩在其中。只有当时光推移过去，情感沉淀成了沙砾，人才冷冷地看见了旧日感觉的疆域，领悟到了旧日不能意会的真髓。但是，这清醒、麻木的结局总是来源于事过境迁。

人能够恰当地认识到今天的，也许是政治家，但不是文学家。文学往往是沉湎在对往昔的回忆中。在回忆里，文学的魅力在于它既能解释，又能随心所欲地支配，它可以回避许多当时难堪的痛苦，从而使自己在诉说中得到安慰和超脱，可一时这样情景的现实又迫在眼前，已经在文学里清醒的人就又会束手无策，又在混乱的漩涡里找不到立足之地。

她本来已经厌倦了爱情，嘲弄中总还要加上诅咒，可她又自然而然地卷在其中。也许，爱情是一种气流，席卷着人的生命。

她停在他那幢旧楼门前。从外面就能看见里面亮着他的台灯。她说不清自己是不是过于激动。作为涛人她会也许会把这个时刻加上浪漫的色彩：她踩着黑色的潮水，终于到达彼岸。可她的现实中的感觉往往离诗异常遥远。

她的眼前没有闪过任何回忆。完全凭着惯性，她敲响了门。

她没有出声。

门闩响了一下，陆东反感地扫了她一眼，就再没反应地坐回到藤椅上。

桌子上还是堆了杂乱的诗稿和一些她觉得莫名其妙的书籍。如《不二法门》、《奥义书》、《山海经》之类。她总是说他在阅读上走火入魔，批评他从不买文学名著，所以写的东西也缺乏文学性，他却总是无动于衷，一副迟钝的样子。她坐在桌边的床上。

他没有理她。从碗里拿起一个白面馒头，认认真真的咀嚼起来。

她呆呆地坐在床上，她想起自己冤枉地流了这么多眼泪。不，她猛然意识到，这些眼泪不是为他流的，女人的思念的眼泪不是为男人流的。她的眼泪是为自己竟被这样一个践踏而屈辱地流的。

她想问为什么终于迫近了这一天，她想问许多的为什么，可她却仍然僵直地坐在床上，瘦巴巴的腿和胸部愈显可怜。

床上的枕头边有两页纸笺，她机械地伸过手去，陆东漫不

经心却很敏捷地抢过去。

“让我看看。”她几乎是在求他。她想知道他在想什么。

陆东拉开抽屉，仍然是漫不经心地说：

“不敢现丑。”

屋里冰冷得象冻结着两个尸体。陆东死气沉沉地说，“我吃过饭就去看个朋友。”

她马上反应他是去会哪个女朋友。他换上了那件红底黑格衬衣。他只有心情舒畅的时候，才穿那件衣服。

他喝完了杯子里的水，看看表。

“我该走了。”

他站起身，她没有动。

“走呵。”

他挑衅而嘲弄地站在门边。

“快点，我该晚了。”

她的耳边咽着闷声的钟声。她久久不敢相信的钟声正在撞击着她的神经。

她禁受不了这个打击，仇恨的泪水滴了上来。她恨恨地歪倒在床上，绝望地抽泣起来。

他的鼻孔里发出厌恶的轻蔑的声音。他曾自称不是个心地善良的人，她却总也不信。

“快点，我要晚了！”

她的胳膊上溅上了几滴泪水。她的眼泪很快就止不住了，她无力控制住。

他一把抓住她的胳膊，发疯似地拽着，“快点，装什么？”

她不敢相信这是事实，不敢相信这个曾经满身都是爱情的男人竟绝情到这一步。她无力面对这个事实，她没有力量站起

身。

“快点，”他又发疯地拽她。

在绝望和癫狂之中，她突然伸手抱住他的腰，跪在地上把头贴在他的私处，就象那儿是一个唯一可信的按钮和最后的希望所在似的，一边哭一边大声说：“不、不……陆东，不要！”

他一时愣在了那里，脸上掠过了一丝奇怪的隐忍的表情，但很快就揪开了她的手，更加刻毒地瞪着她慢慢地说：“你要什么？”她终于被震碎了，麻木而苍凉。

她象石头一样僵硬。

“你先走吧。”她无力地说。

“不行。”他凶狠地说，斩钉截铁地说。

“我现在走不了。”她的声音低得只有她自己能听见。她不知道自己的天性是不是软弱，为什么在刀子向她捅来时，还乞求慢点。

他又狠狠地拽她，却没有拽动。

“没见过你这么赖的。”

他愤愤地拽开门。关门的声音震动了墙皮，缓缓沉寂下来的空白使她不相信自己已经离去。

她环视着这间小屋。这里曾经是她幻想的理想世界。她那时躺在这个枕头上，和他窃窃低语，唯恐隔墙的人听见他们的缠绵。她一眼瞥见她送他的咖啡。她从床上跳起来，把奶粉瓶狠狠地扔在地下，还是不解气，就把咖啡通通倒到脚盆里，她看见了她送他的皮尔·卡丹西服，那是她为了让他去见父母而特意替他买的。现在看见却气也不打一处来，就插上了电源，电炉滋滋地变成红色，她把裤腿点到上面，一股股的糊味开始夹带着火星。

她恨不得把这间屋子也通通烧掉。她知道自己快疯了。疯狂是人回避死亡的最自然、最直接的出路。她象没有灵魂的野人一样发泄。

当西服的火焰越烧越高，最后越来越弱时，她心里略微舒服了一些，她对火焰没有发生联想。

她坐在椅子上，尽管烟雾呛人，她无动于衷，她根本没有心思打开窗户。她现在需要刺激。她更想尝尝煤气中毒的味道。

她随手打开了他的抽屉，她认为并不是出于好奇，她对她的兴趣已经衰竭，可她还是翻着抽屉。

她找出她过去的诗和信，顺手就点了一把火，扔在簸箕里。

抽屉里还有一打子信，用皮筋捆着，她一封封地抽出来。她这时有一个感觉，这个感觉只是突然来临的，她觉得手里这些信和她全无干系。

有几封是他大学同学寄来的，他们有的是到国外工作，有的已经侨居到国外。在信尾，他们都是顺笔提起他的婚姻是否已经完配。有一位还关心到想把自己的表妹介绍给他。

翻翻这些信的日期，她发现都在几年以前，看来他跟所有朋友的联系都越来越少。

她仍不满意——幸好她又找到了几首她没读过的他的诗，和另几封信，她的思维活跃起来，她很想知道最近他究竟在干什么。

几首诗的题目都很造作，什么《土著之神》、《雨火》、《坠涅》，不知所云。

再看涛，只觉得性感、直露、拼凑，毫无朦胧、含蓄之

美，她又想下评语加指点，就象当初收到他的第一首诗时那样。

比如：

袭击腋窝的琼浆从天而降
脊背光裸，水银唱歌
开花的头颅长驱直入

.....

再比如：

追进股缝吧一丝真诚的媚眼，脱缰之马，胸腹之间消逝了上著之神

对他粗陋的诗兴她感到好笑和鄙视，却仍有些冲动，但她更关心的是诗后面的事情。

因此，另一些信引起了她的无可奈何的好奇。她读到这样几句：“我的不干坦的经历已经让我不相信一切，你的真情很让我感动，可我不能回答你。”

她在回绝他。看来他也受挫。

她庄另一封信里又看见了同样的字迹：“我知道你在雨里淋了很久，可我不能去，我感谢你对我的邀请，但我只能拒绝。”

在这封信的背面，她竟然看见他的字迹，他在痛苦地重复几个字眼：“女神、女巫、女妖……”

她又看到同一个女人的回绝信。这个字迹显得小小气气，似出于一个身材矮小、怯声怯气的女人之手，“我很佩服你的盛情。”

这些信都没有信封和日期，她于是认定这就是他那几首诗得到的答复，是对方当面交给他的。看到这里，心中有些好

笑。这个象丧家犬一样的男人为什么竟让她神魂颠倒呢？她再看那些他给别的女人的情诗已经不感到嫉妒，只觉得可怜。

这种诗的确连刚刚学诗的女孩子也唬不住，对方赞扬他，只是给他一点面子而已。栾琳不后悔刚才自己因为痛苦而引起的失态，因为她已经不再感觉到有什么，她已经不再爱他，也谈不上恨。

她随手在桌上抄起一张纸，平静地写了一纸留言。写完才发现用的是自己送给他的一支新式多功能笔，顺手啪地一声戳在纸上。

她的纸上没有题头，也没有落款。就象一个陌生人给另一个陌生人的随随便便的留言。

她推开门，无意识地撞上。她这时的心情已经平静。暴风雨般的激情已经在把火里化成灰烬。突然撕裂的伤口又悄然愈合。只是身体上残留着一点执拗的冲动。

她是自己痛苦的唯一的医生。生活总是给她伤口，她又总是独自地忍受，最后自己包扎，自己鼓舞自己。她又一次解脱了出来。

别的女人的信，无疑从侧面使她神速地振作起来，她看到了这个男人的矮小。他在她面前，装得象神一样高大而可怕，在别的女人面前，他又象鬼一样低贱而可怜，这个女人一定相貌不错，不然他是不会这样低三下四，他平时就掩饰不住自己的好色。

她又走回到阳光下，一缕热风拂过，她捂住了草帽。大桥下面的自行车倾斜着，摆小地摊的西瓜贩子睁着期待的眼睛向她吆喝，目送着她。几个身上脏浊的小贩席地而睡。她又一次注意到他们，他们的生活一定很紧张。在经济社会里，追求物

质生活、疲于奔命往往使人产生生活不再凄凉的乐趣。他们根本不必尝到孤独的味道。往往是生活优越、无所事事的人备受孤独的折磨。

栾琳的心头不禁卷过一丝凄楚的味道。可这种酸涩还没溶化成泪水，就沉没到心里，她二十五岁的生命里，比一般的二十五岁的女人，更痛快淋漓地饱受过孤独与情欲的鞭挞，为此她并不感到屈辱，反而引以为骄傲。因为孤独对一个普通的人来说，是巨大的痛苦。可对一千热爱艺术、渴望创作的人来说，就是一笔难得的财富。职业虽然是电台主持人，但栾琳始终觉得文学才是她真正的理想。

她过去惧怕孤独，她认为这是因为并没有认识到孤独的魅力。象所有女人一样，她也曾渴望安定、渴望内心的和平，渴望小家庭，渴望温暖。但命中注定，她得不到这一切。即使得到也是暂时的浮光掠影。上帝在准予她生活的同时，也赐给了她孤独。

现在栾琳认为，没有孤独，她就会浮泛地、迷惑地自以为幸福。她观察世界就会同别人的眼光没有区别。而一旦她独来独往，审度内心，她就象在显微镜面前，熟悉了自己的内心，看清了自己在社会上的脚印。

有时孤独使她陶醉，她看见了一个浩瀚、丰富的世界，人与人之间的城墙在这个世界里销声匿迹。人无法逃避孤独。她知道，世界上找不到一个可以相互理解的人，这并不是戏剧的低潮，而是司空见惯的现实。

以这样的心态出任电台的节目主持人，而且还成了文化台屈指可数的台柱之一，这在她的听众心目中肯定是不可想象的。拧开收音机，听着她沉静而动听地说：“我总是感到很

憾不能给每一位来信的听友复信，也不能出度一些听友们举办的聚会。不过我也觉得，我们通过电波的这种交流，本身就是一种最诚恳、最亲切的方式……”谁都会觉得，她实在是太善意、太劳累、太会讲话了。可这对她，已经是不能做得更好了。从心底讲，凡是打热线电话的人，她都没有平等交流的兴趣，而实际上其中的绝大部分人（不外大、中学生和社会上一些涉世不深的青年人，偶尔还有寂寞的男人与炳人、失恋者及好事者）本来也没有这个需要她的职业与口才令他们羡慕，她的知名度及不得一见的容貌产生了高深的神秘感，他们常常愿意聆听她温和的教诲，乐此不倦，重在参与。

她钦佩的，或与她唱过对手戏的人几乎全不在此例。只有陆东……

就在与她发生过种种关系的人当中，也只有她的导师一个人，她认为可以理解她。而她却无法理解、靠近他！

她的孤独和滥交竟都是难以改变的！

也许并不是别人的过错。她没有一个朋友，是因为她自己厌倦了流露自己，她对恋人也疲倦于坦白内心。她把自己紧紧地包扎起来。她反感与人交流，她没有这个积极的愿望，因为碎碎叨叨的语言反而会引起来无穷的后患。

也许别的女人在家庭中健全起来，可她在独立的孤岛中还没有完善起来。

可是，她怕人看到自己的孤寂。别人的不经意的提问会让她难堪、烦躁。栾琳总是觉得世人都在嘲笑她。她常常以为世人都成了她的伤口的观众。

这样，她在两种生活里，一种是安于孤独，这种人把所不能驱逐的、命定的孤独当做归宿；另一种是唯恐别人看见和发

现自己的孤独，不得不用伪饰的欢乐遮掩一切。她要让别人看见自己依然会微笑，会大笑不止。

她不允许自己在别人成功的地方失败。

从她的内心里，她对人情不抱希望。她对别人说过，冬天的坚冰往往被春天打动，一片废墟还会泛上新绿。但她根本不相信。她终生追求着美好的憧憬，可又是个极度幻灭的人。憧憬与幻灭熔解在一起，使她常常绝望。光明和黑暗的影子同时栖在她的眼睛里。

走出陆东小屋时的栾琳，虽然已用一种她认为是傲慢的方式清洗了伤口，但就连她自己也知道，她的眼睛里光明的成分决没有增加。她只感到体内产生了一种更加强烈的冲动……她非常需要发泄。而这，对她并不难。

走出文化台布有岗哨的大门时，栾琳已经以身体不适为由打了休假一个月的报告，她知道会有许多人为之欢欣鼓舞，他们早就想到这个可以自由发挥的节目里来一显身手了，她并不为她走后的：节目担心。她感觉轻松了许多。习惯性地竖起了风衣领。还好，今天没有一个离家出走的中学生或者企图自杀的失恋者在门口等着她。这种事她一星期总要遇到两次。

最初她对这些不幸的青少年还是很有同情心和责任感的。无奈口引间一长，事情的可笑性质就暴露出来了：她自己更需要安慰，怎么做得好一个安慰别人的人呢？现在她对此总是能躲就躲，不能躲也只是敷衍了事。

她还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从严格的意义上讲，一个可以和所有听众沟通的节目主持人和一个应该指导所有学生生活的大学辅导员一样，都是一种不可能完全尽职的职业。那是一个思想家才‘可能完成的工作，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在这个位置上

太认真，只能把自己逼疯。

一个十八、九岁的小司机从出租车里伸出头兴奋地朝她喊道：“是栾琳吗？”

她愣了一下，有点警惕。

小伙子迅速打开车门走到她跟前。

“老李的老婆住院，不能来，要我一定等着把你送回去……”

她松了一口气？上了车。

栾琳总有一种预感：她不会再在家里住下去的。她已经受不了家里的气氛。

父亲的忧虑的眼光使她难受。他们恨不能明天就把她嫁出去。她过去总是爱说，我是个嫁不出去的女人，现在好象要证实了。

她想搬到台里单身宿舍去住。她需要的不是别的，就是一间让她安静的小屋。

第二天，她吃了晚饭，就把自己关到自己的屋子里。父母唯恐她一生不幸，唯恐她生活中有一点坎坷。他们只知道她在电台里受人崇拜，许多人倾慕她，如果他们知道她那样受到人的嘲弄和冷遇，他们会伤透了心。

但是，她忌讳他们提这些。她明知他们是世上唯一永远不会嘲笑她的人，可她也象忌讳瘟神一样。

晚饭之前，父亲的一段活让她烦躁。她当时拔腿就走，可她没有破门而出。她总是压制住自己的变态心理，她知道，几年的时间，她已经变成了一个急躁不堪，难以忍耐，敏感得近乎神经质的老处女般的人。有时，她怀疑自己很快就会神经分裂。

当时，父亲刚刚下班回来，告诉她明天有一场交响音乐会，他找了四张票，全家一起去，加上陆东。父亲对这位他当然的未来的女婿总是很关心。他说过，他没有想到女儿会找到这样默契的恋人。他认为陆东很朴实可靠，不象胡克南。

栾琳冷冷地说：“叫他干什么？”

她的父亲向来明察秋毫，他最会看透女儿的心事。他焦虑地说：“你们怎么了？”

“没怎么。”

父亲坐到沙发上：“是不是你瞧不起他了？”

在他父亲的感觉里，只能是她抛弃别人。他根本想不到女儿在生活里会是受虐待的位置。

栾琳没有回答。

“让我找他谈谈，”父亲说。

栾琳反感地说：“有什么可谈的。”

父亲拍了一下沙发背：“你也不想想你二十几了，你要是二十出头，我还不管呢，你让我操尽了心，我为你的事，整夜睡不好觉，这事你妈妈要是知道了，肯定会吃不好饭，你怎么不为大人想想……”

栾琳没有听完就踢门走开。她讨厌眼前任何一个人。尽管情绪安定时，她明知父亲为她好，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是规律，可现在她的心里涌满了仇恨。

她恨陆东。她本来以为忘记了他，可黄昏迫近时，她上午的情绪又打了一个回潮。

她想不出今后应该怎么样。陆东把她本来计划好的安定的生活又打乱了。她必须从头设计。她的眼前一团黑，她看不清明天。